

白隐禅师（下）

2014/7/12

四、接引法子的公案

白隐的弟子，大休与快岩，交情亲密。

大休，京都山城人，六岁为正福庵竺传的侍童。游方，参于四国宫崎古月，又参白隐而了毕大事，住大分宝福寺，打出法嗣十一人。1776年寂，世寿六十岁。

快岩，山梨甲斐人，与大休同样，亲侍古月以后，共参于白隐而开悟，曾颂于南泉斩猫的赞图云：“提起猫儿撈两堂，炎天六月势飞霜；一刀斩却三三九，日到西峰影渐长。”白隐的高足东岭见而激赏，可见快岩的得力。

“这个盲目奴，眼睛在那里，慢性的和尚呀！”少年和尚撞了马车，好在无事，但被马夫骂了一顿，在京都街上白天的事。和尚是十六岁的大休，五岁时就想入禅宗，六岁为竺传的侍童，学业大进，十六岁傍听竺传为随徒，垂示“父母未生以前的事”而抱起疑团，今天前来参于东福寺象海，叩问“个事工夫”之要，于其归途，一心凝在疑团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恍惚之中，撞着马车。

十八岁，大休求住东福，随侍象海，某时想倒茶药滓，站在寺内的通天桥上，因不忘记一切，一时茫然，不见一切。他经常行街时，眼看鼻端，不注意其它，称为“梦中侍者”。

二十三岁参于日向大光寺古月，有省而呈解，古月云：“你的见处，还在门外，如到生死岸头，毫无用处。”授与向上的机关云：“更须努力，将有打成一片的时节。”第二年因头撞着柱，忽然开悟，即到方丈云：“某甲今日通脱了。”古月微笑，不说可否。其后大休意气冲天，无人当其机锋，只有快岩相称伯仲。快岩久参于白隐，自称大事了毕，大众也推称他们二人。

某日大休：“快岩兄，我们二人，已经办完大事，万幸的事。混于众愚无益，走吧！”

“是的，大休兄！天下已无人胜过我们二人。我们可到和歌山熊野结庵商洽玄微，安静的长养圣胎。”

“好的，快的实行吧！”两人向古月告辞，古月微笑，不说一句，两人到京都住养源寺，看到壁上题为“净行者，不入涅槃”一颂云：“间蚁争拽蜻翼，新燕并休杨柳枝；蚕妇携篮多菜色，村童偷笋过疏离。”两人呆然，不知其意，问于寺僧，才知静冈骏河白隐所作。

“快岩兄！怎么了？我们自称了毕大事，尚不知此颂之意，白隐可能有为白隐的，我们到静冈去见白隐怎么样？”

“是的，先到骏河，后到熊野。”即到松荫寺求见白隐，首由大休入室，即刻退出。“怎么样？入室延期了么？还是看不起白隐么？”

大休：“不，相见了，无须去！我们不及老汉，罢了！”快岩入室参见，白隐检其所见，或扬或抑，快岩用尽全力，拚命讨论，遂而语穷言尽，茫然而退出。

两人惭愧了，改变态度而求挂锡。后日快岩向人说：“大休与我，利钝相隔大差，大休一见老汉就投降了，我如盲蛇不畏之愚，弓折矢尽，还不知退，被老汉生擒才知道。”

大休与快岩，在白隐会下，白隐严命的说：“当寺枯淡，没有贮蓄，不能加养二人。明日到市行乞去，讨得米麦来。”两人只说是而退出。

第二天降大雨，尚有暴风，两人在寮舍等待天晴，白隐手执竹篋进来云：“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忘记了昨天吩咐么？”

“不，没有忘记，可是这样风雨强烈，等些想出去的……”

“什么！这懈怠汉！怕风雨么？看看！那，不是有人走路的么？可以，你们，快走吧！否则，打死你们。”两人大恐，顿首礼拜，即出门外，相顾的说：“害怕了，真实！”

“实在比所听的严格，还要厉害呀”被打死是不值得，两人戴笠，着雨衣，跑向村里去了。

乃至正午雨晴日出，终日托钵，傍晚归山时，获得米麦七八斗，白隐高兴地说：“像你这样青年人，什么事都要像今天的行乞做下去。”这是他的赏词。特为两人开示玄旨。

古月门下的白云，与白隐，道交亲密，互相往来。大休、快岩住松荫寺以后不久，白云来访。白隐与他对话讨论之间，叫两人云：“你们新到的，未能辨别佛法的高低浅深，今夜在这里，听我与白云的商量。”

曾是意气高昂的两人，遭逢白隐，完全相似小孩。其夜，二老的玄谈唱酬，乃至五更，始终倾听的两人，听了前所未听，不觉流了泪，退出后，互相以为佛法如此高深，而感激了。

其后，白隐前往访问白云，随行的大休，倾听了二老关于古德玄妙的商量，将于开悟之前，抱起疑团，于其归途的路上豁然大悟，在路上即向白隐呈见。白隐欢喜给与证明云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此事应善保护。”其后，快岩也机缘契通，而受白隐的印可。

南画之祖，池野大雅，曾参于白隐，研究“只手之声”。一日豁然开悟，呈谒云：“耳岂得闻？只手之声，耳能没了，尚存于心，心能没了，尚难得之，却识师恩，不知是深。”又参于道翁，颇有所得。

治重住白隐室云：“人算笑我入室，实为我身大事，非老师，无人为我点检，所以急急跑来。”呈示所见，白隐问：“即今佛在那里？”治重不答，而看向庭中，白隐拍手依：“两掌相触而出声，却闻只手之声么？”

竖起一掌，治重：“闻得分明。”

白隐：“以何为验？”治重良久，白隐：“闻即甚闻，但闻得半片。”治重掩耳。白隐：“还是未在。”治重拂袖而退出，行四五步，返回云：“闻得了。”

白隐：“作么生？”治重解其所知，得宜恰当。治重拍席一下，白隐吹尘二三下云：“触着今时作家，坐上大吹尘。”治重低头而出，又转来云：“为了老师，止住了十方刹土的细雨，点滴不漏。”

白隐：“作么生？”治重又述其所见，白隐微笑，治重大喜，即到白隐门下慧昌尼的庵室，提示其问答。慧昌云：“莫以得少为足。老尼今既衰老，不借人手不能起身，请将不动只手而扶我起来。”治重茫然，不知所为。慧昌：“莫以少为足的，就是这个。”返回寺中，慧昌亦来，相语相笑。治重：“大姊，再问一下。”慧昌：“动只手扶我起来。”治重解解所见，慧昌大惊，白隐亦许之。

治重仅以二夜之间，了彻生死问题。他的性格转变化，成为白隐门下的高足了彻居士。

五、为人养子的事迹

有一个关于白隐的故事家喻户晓。

在距离他的寺院不远，有一户开布店的人家，他们的女儿未出嫁就和一位男青年发生关系怀了孕。她父母觉得很丢人，就逼问女儿这孩子的父亲是谁，女儿深怕一讲出来，他的男朋友会被父亲打死，所以一直不肯讲。后来经不起父亲的一再逼问，她念头一动，爸爸最尊敬白隐禅师，因此就说：

“我肚子里的小孩是跟白隐禅师有的……”

爸爸一听，整个人像天崩地裂一般，万料不到竟有这样的事，白隐禅师是他最敬重的人呀！

她父母就带着她去找白隐，白隐轻轻的说了句：

“是这样的吗。”

她父母看到白隐的神态安详，当时就没有继续闹下去。小孩呱呱落地以后，女孩的父亲把小孩抱到寺院一掬，丢给白隐禅师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孽种，还给你！”

此事传出后，舆论哗然，纷纷指责白隐禅师道貌岸然，是一匹披着羊皮的狼。白隐禅师名声扫地。

白隐禅师默默地做了这小孩的保姆，天天带着小孩化缘奶汁，到处遭受辱骂与耻笑：

“这个坏和尚！”

“这个不正经的和尚！”

“什么狗屁得道高僧，原来只会引诱人家女孩！”。

但是白隐禅师不论受到如何糟蹋和侮辱，仍是默默的抚养着小孩。

一年过后，那女孩实在难以承受心灵的折磨与拷打，就对她的父母说出了事实真相。她父母听了后，心里感到无限的懊悔，立刻带着全家大小，向白隐禅师陪罪忏悔。白隐禅师听了以后，只淡淡的说了句：

“是这样的吗。”就将孩子还给女孩。

一切都是那么平静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后来女孩子皈依佛门，跟白隐禅师学禅。

这样的修行，什么样的魔墙不倒塌？什么样的利刃不钝折？什么样的众生不能化度？什么样的操守敢与之齐肩？

（完）

（文章来源，地藏论坛）